

进步的悖论

JINBUDEBEILUN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学术部 编

特约主编 周为民
周熙明

盛 洪
竞争规则是如何形成的

王 锋 许知远
老总何以出局

钱 江
胡耀邦的家世和童年

现代出版社

现代决策者参考文丛（四）

021360

进步的悖论

JINBUDEBEILUN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学术部 编

特约主编 周为民
周熙明

现代出版社

现代出版社



3 0002 0282 4

02136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进步的悖论/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学术部编. -北京: 现代出版社, 1999. 10

(现代决策者参考文丛)

ISBN 7-80028-546-4

I. 进… II. 中… III. 社会发展-研究 IV. 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2200 号

策 划: 蔡未名 陈 镛 曹志行

特约主编: 周为民 周熙明

Jinbu De Beilun

进步的悖论

责任编辑: 王剑峰

封面设计: 李伯红

出 版: 现代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印 刷: 北京海宏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028-546-4/C·018

定 价: 24.00 元

(内部参考)

序

终于,《现代决策者参考文丛》放在了读者面前。在印刷品极度过剩、文化垃圾泛滥成灾的今天,在一片光盘可以储存 10 万页文字、一个衬衫口袋能装下一整部百科全书的今天,在打开个人电脑就能在信息网络上漫游世界、获取几乎无穷量信息的今天,在地球上的森林面积急剧减少、纸张理应倍加珍惜的今天,人们在让一部书面世之前,不能不思之再三。

我们决定推出《现代决策者参考文丛》最主要的理由,是今天的书太多,信息太多,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令人望书兴叹、直至晕眩。

古人对那些属于凤毛麟角的博学之士,以“学富五车”誉之。在今人看来,只读过五车书(车一定不会是载重量巨大的汽车、火车,书却很可能是十分沉重的竹简),即便不算孤陋寡闻,至少也是学问平平。君不见今之学人,相互之间动辄以“著作等身”的桂冠相赠,这五尺厚的书若是刻成竹简,恐怕就足以装满古人的那五辆小车了。可是,真正可怜的不是古人,而是今人;真正博学的不是今人,而是古人。古之博学者,几乎读遍

1355/18

天下之书(总共也许只六车),以一人之躯,负载当时社会的几乎所有文化信息,大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概;今之学者天赋再高,用功再勤,穷其一生,恐怕也读不完世界一日之内所出之书。相对于人类知识总量,他们所拥有的那点知识实在少得可怜,哪里配称博学。再者,古人徜徉于语词的密林中,或“度岭穿松心未厌,好闲翻为爱山忙”,或“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从容优雅,其乐陶陶者矣!反观今人,大都只为著书而购书、藏书、读书,整日价东颠西跑、东翻西找、东摘西抄,一本书刚读个开头,又被另一本书的新鲜标题所吸引,何曾完整地读完过一本书,遑论“学富五车”!如此读书法,何来乐趣可言?也有古人企望从书中寻求“千钟粟”、“颜如玉”、“黄金屋”,其俗不可耐,似乎不输今人,但实际上,他们总要通过“功名”的中介去获取“功利”,而并不直接在知识与财富之间划上等号。所谓“文章是山水化境,富贵乃烟云幻影”,正好表达了古人对于知识与财富之关系的基本看法;今人则不然,他们认定“知识就是财富”、“信息就是金钱”,把与“富贵”无关的“文章”视为“烟云幻影”。今人的这种“意识”来自于这样的“存在”:今日的社会,不追求财富增长则无需出书、读书,不出书、读书便无法令财富增长,以致让每本书的码洋都被计入了国民生产总值。故曰:书籍之于古人,乃是与人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的伙伴;书籍之于今人,则是与人疏离、待人征服的对象。

书籍与人的关系古今如此相异,或许是与人类个体的进化远远跟不上社会进步的步伐,从而使得个人在日趋庞大的社会机体面前日益显得渺小有着密切的关系。今人的大脑容量和

掌握人类全部知识的雄心欲望与古人相去不远,而今天的出版物(它是社会机体加速膨胀的催化剂)数量却是古时的千倍万倍。陷入以有涯对无涯的困境,实是今人不可逃避的命运。出版物的高速度增长,信息的爆炸式膨胀,对于人类整体来说,无疑既是进步加速的动力,又是进步加速的标志,但对于人类个体来说,却未必全然是一件好事。个人一生中实际需要和可能获取的信息毕竟有限,而这有限的信息却被淹没在由无数出版物汇聚而成的汪洋大海之中,纵然有一目十行、过目成诵的本领,你也可能永远找不着你所需要的那点有限信息。因此,对于个人,书籍既可能是攀登的阶梯,也可能是由横七竖八的阶梯堆积起来的路障;信息既可能是照亮生命之途的理性之光,也可能是吞噬生命的狂涛恶浪。

说古今之异不是要崇古非今,而是想让我们对现代个人的生存困境有清醒的自觉和深刻的反省;说书籍、信息的两面性不是要否定“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一千古不易的真理和信息对于人类生存的极端重要性,而是想提醒人们不要忘了“物极必反”这一同样千古不易的真理和信息的选择对于个人生存的极端重要性。在社会被称之为“信息社会”、经济被称之为“知识经济”的现时代,书籍虽非万能,离了书籍却是万万不能。个人事业的成败,大半取决于能否及时适量地选取你所需要的信息。“为道日损”的古训使我们悟得一个道理:所谓信息选择,实际上是用一种“减法”去对付信息爆炸式增长的“加法”。以“减法”对“加法”,不失为人类个体在现代社会的一种有效生存策略。通过“减法”,我们也许能摆脱现代个人的生存

困境,重建个人的自信,重建个人与书籍之间的伙伴关系。

编辑出版《现代决策者参考文丛》,是我们实践“减法”原则的一种尝试。

我们设想中的主要读者是从事经济实践的决策者,但所选文章则并未限定在经济学领域。我们认为,知识虽有门类之别,生命和生活却是浑然一体;真实的经济生活从来无法离开社会文化的整体而独立展开,真正的生存智慧从来无法由某个学科独立提供。所谓从事经济实践,无非是选择经济这个特殊的入口进入浑然一体的生活;所谓经济学知识,无非是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去表述浑然一体的生存智慧。对于从事经济活动的决策者来说,掌握经济学这一教人如何致富的学问,固然无比重要,但不要忘记的是,离了经济学之外的知识就不会真正懂得经济学,也就无法让它成为致富的工具。一旦把经济学的真理之鱼从生活的河流中捞起,这一真理之鱼就会立即死去。死记硬背经济学的原理、公式不会使人真正弄懂经济学,就像学会快速数钱不会使人变成富翁。“减法”不是“切割法”,不是要把知识切割成碎片让人分享,而是要通过剔除知识的无用或多余部分从而使人更易于接近完整的智慧。

我们怀着这样的期待:读者会发现,他的案头每增加一本我们的“文丛”,他的书架上便可减去许多沉重的藏书。我们不敢作这样的许诺:“文丛”能消除阅读和思考的痛苦,使探索理论、获取智慧变成一件轻松惬意的事情。“减法”不是“速读法”。减去那些无用或多余的读物给读者省下的时间和精力,正可用于真正的阅读(而非浏览)和思考。真正的阅读是与智

者的对话,其最终的目的不是获取外在的知识,而是将外在的知识转化为内在的智慧。没有智慧的统率,知识常常只能充当滑稽剧里的道具。艰苦的阅读和痛苦的思考,是让知识的种子长成智慧的大树的不可或缺的土壤和肥料。

我们——参加“文丛”选编工作的所有人,都是以读书为业的人,都有过在书店、图书馆、书房和因特网上陷入迷茫和晕眩的痛苦经历。痛苦之余,思及那些从事经济实践、整日事务缠身而又不得不从书本中获得信息、汲取智慧的决策者们,心下不免生出不可名状的同情:在铺天盖地的出版物面前,他们的痛苦一定远甚于我们。于是,便有了以“减法”对待“加法”的主意,有了作为实践“减法”原则的尝试结果的《现代决策者参考文丛》。

编 者

目 录

【思想库】

进步的悖论

韩 震 / 1

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

甘 阳 / 25

异端的权利

〔奥〕斯·茨威格 / 42

不可缺少的反对派

〔美〕沃尔特·李普曼 / 56

协作制度与共产制度

〔法〕维克多·孔西得朗 / 66

【现实聚焦】

中国孩子怎么了？

王伟群 / 78

【经济学家】

经济学的任务

〔英〕 E. F. 舒马赫 / 93

竞争规则是如何形成的？

盛 洪 / 106

吸烟经济学及其他

D. C. 诺斯 R. L. 米勒 / 128

绝望的冬季

〔美〕 威廉·爱·洛克藤堡 / 148

台湾经济发展的政策演变

李国鼎 / 179

【商海沉浮】

传媒时代的凯撒大帝

王化桥 / 204

老总何以出局

王 锋 许知远 / 243

【反思录】

“万物生长靠太阳”与原始崇拜

王 毅 / 264

抢救失足者

韦君宜 / 321

【历史与人物】

胡耀邦的家世和童年

钱 江 / 337

【人生边上】

创造性的态度

〔美〕 马斯洛 / 351

现代人的三重疏离

〔德〕 孙志文 / 363

献祭，或者牺牲

孙永超 / 380

【域外观察】

日本，听我对你说

水均益 / 406

进步的悖论

韩 震

编者附言 这篇介绍卢梭的历史哲学思想的文章不太容易读懂，不是介绍者表述得不清楚，而是被介绍者的思想十分的晦涩。事实上，没有不晦涩的哲学，因为哲学逢事都要追根究底，而世界上的事情却似乎都没有最后的根据。然而我们人类又不可能废弃哲学，因为向往绝对、无限和永恒是人类的天性，追求无根据之根据的哲学正是人类天性的显现。人类本是自然之子，可它不甘于承认这一身份，它想做自然的主人。这样一来，人类只能永远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自然之子不愿做，自然的主人又做不成。所谓“半是天使，半是野兽”，是说人类在天地之间永远处在“妾身未分明”的状态。在既无起点又无终点的历史中，人类不断地为自己找根据下定义，不停地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结果呢，只能是没有结果。洞察到了人类命运的悲剧性，就会自觉地运用辩证法去看待人类的历史。一切想通过实施某个方案而使人

类达于完满、永远摆脱悲剧性命运的理论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摆脱了人类命运的人类不复再是人类。若是医生为使病人摆脱疾病带来的痛苦而提出这样的建议:或者让躯体不再有能感觉痛苦的灵魂,或者让灵魂离开会产生疾病的躯体,我们能说这是治疗而不是谋杀吗?那些想通过使人类完全成为兽或完全成为神而治愈人类社会疾病的哲学家和政治家,实际上也是人类的谋杀者。卢梭对人类的命运有某种自觉,但并未达到深刻的洞察;他在分析人类历史过程时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辩证态度,但并未自觉清醒地运用辩证法去把握人类的历史命运;因此,他的理论是游移不定、矛盾百出的。尽管如此,他仍然看到了文明、理性、平等这些被当作历史进步标志的东西的相对性和进步本身的矛盾性质,较之那些把理性、平等和进步静止化、绝对化的理论家,他无疑要深刻得多、清醒得多。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是18世纪著名的政治哲学家。1712年6月28日出生在日内瓦一个钟表匠家庭。幼年丧母,当过钟表业学徒,因不堪师傅的虐待逃出日内瓦。一度到处流浪,后投奔华伦夫人。在富裕的华伦夫人那里,他得到一些教育和照顾。1742年7月携自己独创的《新记谱法》去巴黎求取功名,未获法兰西学院的赏识,但结识了孔狄亚克(Condillac, 1715~1780)、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 和达朗贝尔 (Le Rond d'Alembert, 1717~1783) 等人。在狄德罗等人的影响和帮助下, 开始进行学术研究, 提出一些骇世惊俗的独特见解和观念。主要著作有《论科学与艺术》(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1750)、《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 sur L' origine et les fondemens de L' 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1755)、《社会契约论》(Du contrat social, 1762)、《爱弥尔》(L' Emile, 1762) 和《忏悔录》(Les confessions, 1781~1788)。卢梭著作中的革命内容引起了统治当局的恐慌, 1762年6月, 巴黎高等法院下令逮捕他。卢梭匆匆逃离巴黎。1778年7月2日卢梭在贫困交加中离开人世。

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 卢梭关心的主要是比较符合人性的社会政治制度。但为了论证他的政治理想。他有时也以粗线条的历史演讲过程来论证和支持自己的政治哲学。卢梭对历史的看法主要集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 在卢梭的著作中, 这是惟一具有历史感的一本书。尽管卢梭并未建立一种历史哲学, 但他不拘历史细节的宏观构思, 使他的历史观具有了深邃而又辩证的品格。另外, 卢梭与启蒙运动和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独特联系, 使他的历史观在历史哲学的兴起中成了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卢梭是启蒙运动的产儿, 但又是这一运动的叛逆。他以矛盾的方式属于启蒙运动: 一方面, 幻想人类有一个完全符合人性的历史时期, 这个时期与整个人类的自我堕落的历史相对立, 这本身就是启蒙时代的思想特征; 然而, 另一方面, 卢梭又认

为完全符合人性的人类与动物相差无几，因而是缺乏理性和观念的，理性和观念都是人类进入社会状态后逐渐发展起来的——这显然具有反启蒙的倾向。启蒙运动的任务是要把人理性化，但在卢梭看来，如果要把人理性化就必须首先把理性加以人化。理性并不是外在于人类历史的抽象形式，它本身应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比如，道德规范和善恶观念都不是现成的理性形式，并不是人类出现就以其现存的形式而存在的。它们在自然状态中就不存在。这些观念是随着人类文明史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卢梭认为，野蛮人在本能中只具有生活于自然状态中所需要的一切，“他只在逐渐发展起来的理性中，才具有生活于社会中所需要的东西。”^① 启蒙意识要用理性来考察一切，但唯独没有考察理性本身，现在对理性自身的反思似乎在卢梭这里开始觉醒了。正像人们指出的：“启蒙的‘理性明灯’照射着外部世界，并将驱散各处的黑暗，但不驱散自身的黑暗。对自己来说，它仍然是暗昧的。而卢梭则把这样的亮光投射到‘理性的黑暗’。”^②

然而，不要以为卢梭已从启蒙运动完全走上了这个运动的对立面，毋宁说，他那些似乎同启蒙精神相对立的倾向，恰恰正是启蒙精神发展的必然结果。卢梭赞成以理性的眼光来考察历史，但彻底的考察必然导致对理性本身的历史考察。如果不进行这种考察，就不能说明以下种种问题：什么是理性的？为

①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9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② 捷·伊·奥伊则尔曼：《十四——十八世纪辩证法史》，第257页。

什么在一个时期人们以为是理性的东西到另一个时期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启蒙运动用理性的尺度来衡量历史，但忘了他们的“理性”的历史性质。卢梭开始意识到了启蒙意识的这个矛盾，而且开始了启蒙意识的自我批判的过程。显然，“卢梭的思想转而去反驳启蒙思想，这并不是因为他脱离了后者的立场，而是因为他更彻底地发展了这一思想，更深刻地揭示出它的含义。”^①

启蒙运动倡导理性，但卢梭却在发展理性的过程中暴露和发现了矛盾。比如，一般说来，在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那里，理性是以绝对的善和充满罪恶与荒谬的历史相对立，但卢梭却意识到理性与历史一样都有一个充满对抗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善与恶、进步与退步是统一的。任何历史进步同时就是退步。对历史与理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各自自身的矛盾的揭示，在卢梭那里是以探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发展的途径展开的。

按照卢梭的观点，人的本质在于自由。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可以随意地利用自然满足自己微小的自然需要，因而人人都是自由的。可见，自然人的“自由”的规定是单纯的，它仅在于有根据自己的意志服从或抵抗自然的命令的能力。卢梭指出：

……在一切动物之中，区别人的主要特点的，与其说是人的悟性，不如说是人的自由主动者的资格。自然支配着一切动物，禽兽总是服从；人虽然也受到同样的支配，却

① 捷·伊·奥伊则尔曼：《14～18世纪辩证法史》，第260页。